



苏丹:不应是文明之间的裂谷

孔 源

如果不是前不久中国工人在苏丹西南部遭绑架和遇害的话,也许人们不会太注意苏丹这个国家,不会关注苏丹西南部——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时常争夺的地方。今天的苏丹,饱受内战之苦,位列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列。在国际上,苏丹又似乎总与恐怖主义脱不开干系。但是,和这个国家相关的,还有一段光荣与血泪并存的历史。

尼罗河养育的昔日乐土

国土面积位于非洲第一位的苏丹地大物博,其境内富藏石油、天然气、水利和木材等资源,盛产阿拉伯树胶、长绒棉和牲畜。苏丹同样是一个文化多样的国家,除了阿拉伯人外,还有建立过黑非洲最早文明的努比亚人(埃及苏丹边境民族)、古代红海沿岸居民的后裔——贝贾人(居住苏丹东北部,

种族上介于黑人和白人之间)、能歌善舞、坚忍不拔的努巴人(中部山区民族,属黑种人)以及体型最美的丁卡人(南部尼罗河流域民族,属黑种人)。

发生绑架事件的达尔富尔地区和中国工人遇害的油田所在地科尔多凡都位于撒哈拉南缘的萨赫勒地带,这里虽然气候干旱,但某些地区也能适应谷物和水果生长。历史上,这里和西非地区一样培育了一种牧民和农民的和谐关系。旱季时农民正好割完庄稼,北方的牧民就把牲畜赶到田地里啃尽庄稼茬,畜群积下的粪肥也帮助了农民再次播种,达到了人和自然的良性循环。16世纪到19世纪末,这些地区还出现过兴盛一时的达尔富尔王国和芬吉王国。在马赫迪起义抗英的时候,这里的勇士们更是功不可没。总之,这些地方和整

个苏丹一样,本应是个宝地。

被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贯穿的苏丹,在历史上是穿越撒哈拉最稳定的通道,是周边种族和文化的汇合地。从地图上看,青、白尼罗河在苏丹画出了一个大大的“丁”字路口,而三条路的方向恰好是文明古国埃及、众多黑人民族起源的大湖地区和古老的基督教国家埃塞俄比亚。可以说,苏丹是一个“交通枢纽”和“民族熔炉”。在这里,不缺乏民族和睦的传统,民族甚至和种族之间的不同文化在这里有机地交汇着。苏丹的各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其他民族的血统,如北部许多民族宣称自己是阿拉伯人后代,实际上就是与阿拉伯人通婚并接受了阿拉伯文化的当地居民。他们讲阿拉伯语,认同阿拉伯祖先,可相貌上有明显的黑人特征。无论是黝黑的皮肤,还是宽宽的鼻子,都



柏迦拉牧民



丁卡人

○当《圣经》和《可兰经》尚未出现时,努比亚的祖先已经建成了锥形金字塔;

○当阿拉伯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尚未形成时,身材颇长的尼罗黑人已经在水泽之间繁衍生息……

说明了他们与这片炽热的土地的关系。在贝贾人中至今流行的传说也是民族融合的见证:一位阿拉伯勇士带着儿女移居非洲,融入当地民族,子孙后代就是贝贾人。

那么,从各民族难分你我到今日的战乱纷争,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在人类社会发生巨大动荡的近代史上,苏丹又发生了什么呢?

东西方碰撞的悲剧

苏丹中北部的穆斯林和南部原来信仰传统宗教的黑人历史上本无多大纠纷,但19世纪的历史改变了这些。1805年,奥斯曼土耳其军官穆罕默德·阿里利用开罗人民起义取得了埃及总督的职权,埃及实际独立。为了辟疆拓土,他与他的儿子们曾先后入侵阿拉伯半岛、希腊,还试图攻打过土耳其本土。由于向北扩展遭到了西方国家

的阻碍而未能成功,于是就把目光锁定在苏丹大地。1820年阿里攻入苏丹,几年后基本确定了对苏丹大部分地区的统治。阿里及其继任者们一边着手将苏丹伊斯兰化,一边开始在那里进行大规模贩奴活动,拿奴隶们去补充军队或是换取收入,某些牧民部落在贩奴中得到了好处,以至于掠夺竟成为了他们的“传统”之一。尽管19世纪后半叶埃及也宣布废除奴隶贸易,但是,获利甚多的官员、士兵和游牧部落已经对这个行当有了依赖性,在以后岁月里还在间接进行这项罪恶活动。非洲“内部”的奴隶贸易除了给苏丹人民带来直接的灾难以外,还严重地破坏了苏丹各民族的关系。在这里,昔日作为贩奴者和受害者的部落还在不断摩擦。

与此同时,英法等殖民者也把触角伸向了苏丹。1869年,一支

英国武装探险队打着“废奴”的旗号深入尼罗河上游。他们在南苏丹以文化传入者和奴隶解放者的面目出现,并且利用这一点逐渐排挤了埃及在苏丹的势力。20世纪,英国对南方的政策也带着这样的面具。一战后英国当局以保护南方居民为由从北方封闭的南部几省,逐步赶走南方的穆斯林,在南方建立类似保留地的封闭区,派出传教士们“教育”“善良”的黑人。接着,南部黑人在英国人那里学到的“文明”,不但没有带来“博爱”,反而激化了原来的部族纠纷。


不管是英国人还是埃及统治者,对当地都是横征暴敛,在这个意义上反抗英埃压迫的马赫迪起义或许本可以成为苏丹民族团结的契机。发动斗争的领袖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是努比亚人,在最困难时候给他提供掩护的是努巴山民,参加起义的骑手则是柏迦拉人(有黑人血统的阿拉伯人,居住在达尔富尔)和贝贾人。这次宏大的起义也是现代苏丹国家意识的开端。但是,起义者的宗教思想过于浓厚,以至于起义者“圣战”的目标除了赶走英、埃压迫者外,还包括了信仰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人和南方黑人的宗教扩展,最后导致了后两者对起义的反对。起义失败之后,马赫迪的信徒还在活动,苏丹依旧处于分裂之中。即使在20世纪的独立运动中,南北双方的建国理念也是相悖的。北方要求建立一个定都喀土穆,包括北部和南方省份的伊斯兰国家,而很多受英国文化影响的南方人却表示他们宁可在经济上继续受隔绝,也不想受“没有怜悯”的北方阿拉伯人统治。这样的裂痕一直延续到了独立后的苏丹,延续到了今天。时至今日,这样的激烈冲突,还体现在建立伊斯兰国家和世俗国家之间,乌玛党与全国伊斯兰阵线和“苏丹人民解

放军”间,或者说,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间。

苏丹:不是祖国而仅仅是通道

造成苏丹悲剧的原因是多重的。在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首先存在民族和部落间的冲突。柏迦拉人在历史上有在荒年抢掠定居黑人的传统,但在更多时候还是能黑人和睦相处,进行经济往来。然而这样的历史问题却被不同的政治势力所利用与曲解,自马赫迪起义开始,北方穆斯林政治势力经常招募他们参加“圣战”,纵容了他们落后时代的文化。而西方势力则时常把柏迦拉人描述成天生的强盗和苏丹不和的根源,以此煽动世人对北方的仇恨。对黑人的描述则往往是尽善尽美的。在欧美那些带有政治倾向的网站上,丁卡人的“标准”形象总是天真无邪,露着白牙的孩子。于是,他们拿枪反对政府似乎也显得天经地义了。进而言之,苏丹的和平是被所谓“文明的冲突”破坏的。在许多穆斯林和基督徒看来,苏丹只是他们的文明向远端伸出的一个触角,他们有义务在那里传播“真理”,进而把那里作为自己的文明发展的前哨。受这样意识的影响,在很多苏丹人心中的祖国其实也是不完整的,或者是纯洁的穆斯林国家,或者是“文明”的非洲国度。在他们看来,苏丹仅仅是一个通道,而尼罗河也不过是真主和上帝拔河绳子。

苏丹就是自己

可是,历史却能证明另一个结论。当《圣经》和《可兰经》尚未出现时,努比亚人的先祖已经建起了锥形金字塔;当阿拉伯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尚未形成时,身材颀长的尼罗黑人已经开始在水泽之间繁衍生息。苏丹就是自己,一个悠远绵长的历史,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古老的苏丹,正如国徽上美丽的蛇鹭(世界惟一地栖猛禽,冠羽和尾羽甚长),高贵地行走在荒原之上。苏丹不是文明之间的裂谷,恰恰相反,它是一座巍峨美丽的高山。可苏丹人什么时候能意识到这一点呢?!



国徽上美丽的蛇鹭



中国工

平心而论,非洲的苏丹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然而,2004年3月接连发生的中国工人在苏丹遭绑架、遇害事件,一下子将遥远的苏丹拉到了眼前。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这样一个疑问:中国工人为什么到苏丹去?这要从中国和苏丹之间的经济关系谈起。

“醒得早起得晚”

比起人们熟知的坦桑尼亚、赞比亚,苏丹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可谓是“醒得

早起得晚”。两国1959年建交,第一个贸易协定早在1962年就签订了,可长期以来没有实质性的进展。20世纪70年代,中苏之间有一些中国援建的公路、大桥和医院项目,80年代开始有港口、房建、水利、电力、道路和桥梁的劳务合作项目,但是,这些规模都不大。直到1993年,两国才签订了新的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协定,1997年又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及防止偷漏税协定。此后,中国与苏丹的经贸往来与合作有了快速的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石油的开采和加工方面的合作。根据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这方面合作中最大的项目是1996年11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标获得苏丹穆格莱德油田一、二、四区块开发权和负责组建的大尼罗河股份有限公司,占最大的股份(40%)。这个项目于1999年6月完工,目前日产原油在25万桶以上。另外,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还与苏丹政府合建了喀土穆炼油厂和喀土穆石油化工厂。炼油厂中油集团与苏丹政府各占50%股份,项目于2000年5月正式投产,年加工能力250万吨原油;石油化工厂中油集团占股95%,苏丹政府占股5%,2002年3月正式投产,年产1.5万吨聚丙烯。